

三彩风·随笔

心中的大山

□文芳兴明

我从未掂量过父亲在自己心目中的分量,因为他是父亲,所以我早已习惯了他的付出。虽说心怀感恩,可似乎始终没有明白“父亲”这两个字的深刻含义。

我不知道是否崇拜过父亲,但像很多电视剧里的情节一样,年少的我有过要嫁给像父亲一样的男人的想法。不用任何评判的标准,我就把父亲归入好男人的行列里。

对于母亲和父亲,我内心曾有过明显的偏袒。记忆尤为深刻的是,那次父母吵架后,母亲在哭泣,但这并没有破坏父亲在我心目中的伟岸形象,倒是他惯有的谦让使我觉得母亲有点儿蛮不讲理了。

当然,现在想来,那都是女人吵架的习惯态度,不过,这些也是我成为女人之后才悟懂的道理。所以那时我不理解母亲,更多的是为父亲鸣不平,加上母亲对我苛刻的要求与父亲对我的慈善相比,父亲在我心目中的地位自然比母亲高。

第一次离开父母去外地读书的时候,我最想念的居然是慈祥的父亲。我一想起他便泪流满面,其实现在想想,我与父亲从未矫情过,我们没有像现在有些父女那种亲昵,事实上我没有挽着父亲的手一起散过步,也不敢在父亲面前口无遮拦地开玩笑。我能做的便是偶尔为他捏捏肩头捶捶背。可奇怪的是,不敢在父亲面前“造次”的我,却在参加工作后遇到不顺心或难以解决的问题时,总是想着给他打电话。

或许,也只有在这种境况中,在我苦闷之际拿起手机拨通父亲的手机号码的那一刻才忽地明白,父亲于我而言,就像一座大山、一个安全的港湾,无论风雨多大,他都屹立在我的前方,为我遮风挡雨,让我感到安全。

如此一番醒悟,我倒于心不忍了。将自己的生活经历、自己生活中的小小不顺再在父亲面前上演一番,岂不是让他跟着我揪心吗?也就在这一刻,我真正领会到了父亲掩藏自己生活中所遇到困境的原因,如果不是母亲说起,父亲所经受的一些辛酸、困苦,我又怎能知道。

我轻轻地放下手机,静静地想着父亲,想着我心中的大山,就这样,我的心也变得平和起来,对生活的信心更足了……

在美国过感恩节

□张帮俊

美国电气工程师布朗是我表哥的朋友。去年冬,我随表哥到美国出差,顺道去拜访他。当时正值美国人的传统节日感恩节,表哥笑着说:“这次让你见识一下美国人是如何过感恩节的。”

感恩节是美国人非常看重的节日,这一天,上至总统,下至庶民,具有各种信仰和各种背景的人,共同为他们一年来所受到的上苍的恩典表示感谢;这一天,他们都会为父母、亲朋、同学、同事等送上感恩的祝福。

走在大街上,欢快、喜庆的节日气氛扑面而来,那场面与我们中国人过春节很相似。布朗先生携家人早就在家门口等候了,见到我们,他上前张开双臂叫道:“我亲爱的中国朋友,很高兴又见到你!”表哥笑着和他拥抱,并将一束鲜花送给他。我也趁机将准备好的礼物拿出来,将其中的一份儿童玩具交给金发小美女、布朗的孙女,小家伙笑嘻嘻地亲了我一口。

布朗的妻子和女儿为宴席忙碌起来,桌上摆放了许多水果和蔬菜。中间还放着一个被掏空了的大南瓜,还有几根蜡烛。

布朗不时地接听打来的电话,原来,他的很多朋友都通过电话送来了祝福。

吃饭时间到了,布朗请我们入席,我老远就闻到了烤鸡的香味,没错,是火鸡——美国人感恩节餐桌上必备的食物。这只火鸡约有20磅重,据说烤了4个小时。望着这香喷喷的火鸡,我心中的馋虫早就蠕动起来。

布朗点燃蜡烛后,大家落座,全家人都双手合拢,闭上眼睛,嘴里念念有词。布朗将烤鸡切成薄片一分给大家。我学着他们,往火鸡上浇上卤汁,拌上甜甜的红莓果酱,尝了一下,果然味道十分鲜美。除火鸡外,还有甜山芋、玉米、南瓜饼、沙拉和自己烘烤的面包,大家边吃边聊,其乐融融。

吃完饭,大家围在一起做穿蔓越橘游戏。布朗把一个装有蔓越橘的大碗放在地上,然后给每个人发针和线。比赛开始后,先穿针线,然后把蔓越橘一个个地穿起来。在规定的时间内,谁穿得最长,谁就得奖;穿得最慢的人,要接受小小的惩罚。结果,我和表哥意外地得了前两名,布朗先生笑着说:“你们中国人真厉害!”

临走时,我们与布朗先生拥抱,感谢他的盛情款待,并邀请他有时间来中国玩儿,他爽快地答应了。

告别布朗一家人,走在热闹非凡的街道上,我见到很多人正在化装游行,大家穿着离奇古怪的服装,画上脸谱或戴上面具,边唱边跳边吹喇叭,脸上都洋溢着喜庆的表情。

不管是美国人的感恩节,还是咱中国人的春节,都传递着相同的含义,那就是感恩、团聚、快乐。

母亲的“礼物”

□刘江龙

迎着翩翩飞舞的雪花,我骑车去看望母亲。一见面,还没等我暖过手来,母亲就兴致勃勃地要送我一把伞。

那是一把黑色的旧伞,伞面尚好,只是骨架折了两根。母亲用细铁丝将它们绑牢,说:“这伞多好啊,下次再下雪,你就用它吧!”

我问母亲:“这伞是你捡来的吧?”母亲不好意思地笑了。

母亲喜欢拾荒,是因为怀念父亲。父亲生前拾了20多年荒,并用拾荒所得将我们姐弟六人养大。当我们都成家立业后,父亲却离开了我们。本来我们可以赡养母亲的,她却选择了独立生活。我们给她钱,她不要,她接过了父亲的拾荒车。开始我们都不理解她,后来知道她是利用这种方式在怀念我们的父亲,我们都眼含热泪同意她这么做。

母亲经常捡回一些旧衣服、旧鞋子,不仅自己穿,还要送给我们。我们不要,她就很生气,说我们忘了本,这么好的东西不知道珍惜。

大姐退休了,整日在家里上网追时尚;二姐是生意人,出手大方,也很注重自身形象;弟弟搬到大城市去了;妹妹也提干了;我还是一名普通工人,于是成了母亲的“重点扶贫对象”。为了让母亲高兴,我就装作很欣赏的样子,把母亲送我的东西照单收下。几年下来,母亲送给我的“礼物”已不下百件,主要是衣服、鞋子等。当然,母亲也不是什么都送给我,她捡来的石英钟挂满了墙,各式各样、大大小小的有几十个。有一次我问她为什么不送给我几个钟表,她嗔怒道:“哪有母亲给儿子送钟的?你想要就自己去拿。”我问为什么,她说因“钟”与“终”谐音,所以不能送。我就挑了几个石英钟,到单位跟同事们说:“谁想要就自己拿,我可不给你们‘送终’!”同事们大笑着把钟表抢光了。如今,母亲又送我伞,我想起这事儿,就故意说:“伞者,散也。妈妈,难道你就不怕我和老婆散了而责怪你吗?”母亲说:“我还不知道你们小两口?亲密着呢!想让你们散也散不了。”

回家后,老婆说:“你又往家拿这些破烂东西干什么?放都没地方放!”我说:“咱把这些旧衣物都捐给灾区吧,落款写咱妈的名字。”老婆说:“这是个好主意,只是这把伞谁会要呢?”

